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六三回 逢舊待深宵談秘戲 索新補軟語媚乾娘

且說阿玉換了衣服，到公陽里來看沉二寶。花婷婷是住在西薈芳的，從後面穿出西薈芳弄堂，不多幾步就是公陽里。當下阿玉見了沉二寶，沉二寶把自己的情形告訴了他一遍，便托他不論什麼地方，和他借幾百塊錢，就利錢重些也不要緊。阿玉沉吟一會，便答應了三百塊錢，卻要四分起息。沈二寶自然答應，覺得略略放心。阿玉坐了一回，便要辭去。沉二寶一把拉住那裡肯放，只說多時不見，要和他談談，留他吃過了晚飯去。阿玉也便答應。大家手拉手的坐在一起，講得十分親密。

阿玉又說起潘侯爺要叫花婷婷學坐自行車，花婷婷學了一天，跌了一交，就此不敢再學。沉二寶聽了，猛然又觸動了心上的的一件事情，記得潘侯爺初做自己的時候，曾經說過最愛的是能坐自行車的女人。女人坐了自行車，自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天然丰韻，可惜堂子裡頭沒有這樣的一個人。那個時候聽了這番說話，一則為著自己不會坐什麼自行車，二則正和那一班戲子攪得天昏地黑的時候，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。潘侯爺做了自己不到一個禮拜，看著自己的樣兒並不十分巴結，心上生了氣，便從此絕腳不來。如今聽了阿玉的話兒，剛剛自己在八九月中併了一個戲子叫做二紅，這個二紅也是最愛坐自行車的，成天的教著自己坐自行車，倒練得十分精熟。不如趁著這個當兒再去用些手段，把潘侯爺引了回來，說不定可以借著他恣一個浴也未可知。

想到這裡，便不由得上歡喜起來，也不瞞著阿玉，就把這個念頭對阿玉說了。

並道：「勿然是耐妹子格客人，倪勿好去拉俚。不過潘家裡來浪上海灘浪，堂子裡向做格相好也都得勢，勿是耐妹子一干子。就是到倪搭來仔，耐妹子格搭也都一樣格。耐想倪格閒話阿對？」阿玉聽了，想了一想果然不錯，便也點頭稱是。沉二寶又細細的打聽潘侯爺的性情嗜好，阿玉也細細的和他說了一遍。兩個人又談起以前弔膀子的舊話來。吃了晚飯，一直談到十二點鐘。沈二寶便留阿玉住了一夜再去，阿玉也便依允。沉二寶就在自己大牀上留他住了一宵，兩個人唧唧噥噥的直講了一夜的話，直到天明方才睡去。到了明天十二點鐘，沉二寶同著阿玉起來梳洗，又留阿玉吃了飯，阿玉方才別去。

阿玉走得不多時，早見女本家金姐走進房來，對著沈二寶冷冷的說道：「二小姐，耐也轉轉念頭哉哩。倪格房飯錢搭仔菜帳，本底子不要緊，不過今年格事體，勿比舊年搭仔前年，倪自家開銷才開銷勿轉。尷尬頭來裡，實梗洛今年格房飯銀菜帳才要付清。耐是格外勿比別人，再有四百塊洋細借頭，耐今朝阿好先付幾百洋細，等倪去開銷開銷，再有格到仔年底再算阿好？」沉二寶聽了大驚，好似兜頭潑了一瓢冷水的一般，只得對著金姐說道：「斌姆勿瞞耐說，倪帳浪一塌刮仔收著仔一百幾十洋細，零零碎碎老早用完結格哉。格件事體末那哼弄法，總要請耐斌姆幫倪忙格哉。」原來這個沉二寶是金姐的乾女兒，所以沈二寶也叫他斌姆。當下金姐聽了沈二寶的話，板著個臉兒冷笑一聲道：「世界路浪格事體，銅鈿銀子真公事，叫倪那哼幫耐格忙？倪搭耐是一逕蠻要好，大家格心思也蠻對勁，不過今年格事體直頭尷尬，耐想倪自家開銷勿夠，洛裡再好幫耐格忙？耐總要豪燥點想法子末好，勿要到仔格個辰光，大家難為情。」

沈二寶聽得金姐的口氣甚緊，心上更覺著急，暗想如今世上的人，真真是世態炎涼，不堪回首。前兩年自己生意很好的時候，就是一個大錢也不給他都不要緊。

就是這個金姐，平日之間也不知受了自己的許多禮物，占了自己的無數便宜，如今卻這樣的反面無情，逼迫得這般利害。想著不覺歎一口氣，便又對著金姐懇懇切切的說道：「斌姆格待倪一逕勿錯，倪只要有法子想，洛裡肯實梗樣式？故歇實在一個銅鈿才攞撥來裡，只好請斌姆停脫格一兩天，等倪到外勢去想法子……」金姐不等他說完，頓足說道：「耐末說得蠻舒徐，嚙啥要緊，耐阿曉得今朝是啥格日腳哉？」

今朝已經廿六，再要停脫格一兩日，已經小年夜哉！謝謝耐，耐總算照應倪格。拿筆房飯帳菜鈿算清爽仔，耐真正弄勿落末，倪大家慢慢裡再想法子。耐總算看倪面浪，撥倪一個面子。要是耐一干子勿拿出來，大家也才看仔耐格樣子，才勿拿出來，格是倪僵哉嘛！照式實梗樣式，上海灘浪格本家洛裡還有人做？賣脫仔自家格身體來賠，也勿夠嘛！」

沈二寶見金姐這樣頂真，沒奈何，只得含著一胞眼淚，拉著金姐的手，宛宛轉轉的央告道：「斌姆請坐仔，倪有兩聲閒話要搭斌姆商量。」金姐鐵錚錚的灑脫了手道：「格是嚙啥商量格？耐攞撥洋錢，搭倪商量；倪攞撥洋錢，去搭啥人商量呀？」

今朝搭耐說明白仔，耐豪爽點自家去轉點念頭，勿要到仔歸格辰光，大家面子浪過勿去，倒說倪毋仔耐格台！」說著便回身要走。沉二寶忍氣吞聲的一把拉住了道：「斌姆勿是呀，倪有生意浪格閒話搭斌姆商量呀。」

金姐聽了，方才回轉身來，催他有話快說。沈二寶便把潘侯爺的性情專愛能坐自行車的女人，和自己昨日心中的意思想要在潘侯爺身上弄他一大筆錢，宛宛轉轉的和金姐說了一遍。又蹙著眉頭道：「倪格人斌姆也曉得格，只要潘家裡跑進仔倪格門，老老實實勿怕俚跑到啥地方去。不過格件事體總歸是開年格事體哉，今年年裡向，洛裡有洋細開銷？斌姆就是拿倪隨便那哼，也逼勿出一個銅鈿。衣裳首飾，好格老早當脫格哉。故歇格點衣裳首飾，一塌刮仔幾百洋細格事體，再要去當脫仔，新年裡向那哼出去做生意？倪想起來，只得求求斌姆，賽過做好事，搭倪隨便洛裡去借幾百洋細，拿格房飯帳菜鈿付清仔，就是五分八扣也說勿得格哉。倘忙到仔開年，靠仔斌姆格福氣，生意浪多點洋細，總歸搭斌姆二八分帳末哉。倪待斌姆一逕齣錯歇，賽過自家格親生娘，斌姆待倪也賽過自家格親生因件。斌姆總算照應自家格因件，倪受仔斌姆格好處，心浪也明白來浪。」說到這裡不覺眼圈兒一紅，心上覺得十分委屈。又道：「倘忙斌姆定規勿肯答應，倪也勿怪斌姆，總歸才是倪自家勿好。到仔故歇，懊悔也懊悔勿來格哉。斌姆再勿肯照應倪點，是今生今世總歸攞撥出頭日腳格哉！」說著不由得兩淚交流，幾乎要哭出來。金姐聽了這番說話，卻著實的沉吟了一回，登時面上露出笑容來。

看官，你道金姐是聽了沉二寶的一番話兒說得十分懇切，方才打動了他的心麼？

那裡知道世界上當老鴿的人，都是那狼心狗臉、鼠肚雞腸，只認得錢不認得人的寶貨。就是他親生父母欠了他的錢，也是一文不饒，兩文不讓的，何況沉二寶不過是他的乾女兒，那裡肯放他過去？這個金姐在上海當了二三年的老鴿，手裡頭著實有幾個錢。方才問沉二寶著緊的討錢，並不是自己過不去，為著這兩年沉二寶的生意不好，又知道他拖了幾千塊錢的債，恐怕他得空同著戲子逃走，給你一個遠走高飛，不是頑的。早已暗暗吩咐沉二寶的娘姨、大姐一步步的緊緊跟隨。如今又有心逼他歸帳，預備他還不出來，就把他所有東西統通托住，給他一個先下手為強。外面的店帳，憑著沉二寶自己去設法支吾，他只要自己的錢到了手中，那裡還管別人的死活。如今平空聽了沉二寶的這一席話，又許他二八分帳，不免就有些貪得起來。更兼知道潘侯爺是上海地方數一數二的闊客，沉二寶又是個堂子裡頭香名鼎盛的信人，以前生意不好，是他自己愛弄戲子鬧壞的事情，以致客人裹足。如今既肯回心轉意，改悔前非，好好的做生意，原是一定做得出來的。不如趁此做個人情，不去追他的房飯帳和菜帳，面子上只說和他在外面轉借了錢來開銷這一筆帳。既然賺他一筆大大的利息和扣頭，還白白的得他一個二八提來，料想將來這個潘侯爺一定逃不出沉二寶的圈套。那時沉二寶有了錢，一個大錢都不會少的。想到這裡，便不因不由的臉上露出笑容來。

沉二寶看了，知道他心上已經答應，自己心上的一塊石頭方才落地。金姐看了沈二寶一眼，故意歎一口氣道：「二小姐，你是年紀輕，勿曉得上海灘浪格把勢飯勿容易吃噓。耐放仔好好裡格客人勿做，去搭仔格排唱戲格戲子弔膀仔。耐看仔格排戲子巴結得耐蠻舒徐，蠻高興，只當俚篤是好人，洛裡曉得格排滑頭碼子，才來浪想耐格洋細，洛裡有啥格真心待耐？等到耐洋細攞撥哉，俚篤也勿來哉。倪格辰光一逕搭耐說，格排戲子靠勿住，耐勿肯聽倪格閒話，故歇弄得實梗。早點聽倪兩聲閒話，洛裡會到實梗樣式？二小姐啊，吃格碗把勢飯，苦煞格噓！拿仔自家身體去換別人家銅鈿，洛裡會幾化稱心？耐末貪圖仔戲子稱耐格心樣式樣，才依仔耐，耐要俚篤那哼，俚篤就聽耐那哼。阿曉得自家身體稱仔心，銅鈿勿稱心哉呀！」金姐說到這裡，還待要再說下去，只把一

個沉二寶說得滿心慚愧，滿面羞惶，憑著沉二寶的臉皮再厚些兒，也不由帶耳根連脖子都漲得通紅。金姐便頓住了口不說下去。

正是：

金空歲暮，何來避債之台；逝水華年，詎有翻風之寵？

不知金姐還說些什麼，請看下回便知分曉。